

咫

聞

錄

咫聞錄卷八目次

陰陽太守

陰騭地

嫌貧害壻

侮鰥魚

徐兄李弟

痲瘋

黑旋風

郭佳

殺兩姦婦

醫者

失火酬神

薛之桐

貞節婦

鬼截路

賊截路

兩姓祠

咫聞錄卷八

備訥居士著

治垠山人定

陰陽太守

有一新選太守而之新任者由水路前進行三日而見鄰船旗上官銜與己相已此必前任回籍詢之乃亦赴新任者疑是假我之官沿途打抽豐騙財禮然見我旗彼必收旗而走胡爲竟與我並行也未免瞻過大矣至晚收纜灣泊一

處太守持刺往拜居然邀見索看赴任部憑名
姓異而任所同自思部既選我因何又放彼來
寧我有他案望悞乎因問之答曰子赴子任我
赴我任不必以此繫慮也由是開則同開泊則
同泊夜必聚談心亦契合將次抵任若人曰子
乃陽間太守我乃陰間太守吾見子之誠也是
以告情於子也陽太守曰同事一方民間詐僞
可朦於陽難朦於陰有疑事可仰指教幸哉民

間可無冤獄矣未幾各有役來迎接迨筮期上任陰太守忽不見矣到晚陽太守往城隍廟拜會又邀見之其陳設布置資待伺候儼同陽署問曰吾不見公到任也曰只可我與爾見之不可令外人見也次晚回拜民見神燈而不知出入在於何處也陽太守恭迎各盡其禮後縣有謀死親夫一案死者家有老母願養一女爲媳而女已長成逾月卽欲完姻母有一嫡姪業裁

縫善誘人妻壞人名節常來母家防之甚嚴裁縫亦不敢起妄念而不端其行適其母值父家有大事回托鄰居妯娌照看媳婦適裁縫過來一轉而去其母是晚不回其子宿樓上媳宿姑房三更時聞有人扣門其子起而開之被一人一棍打死其妻聞聲起以燭之見夫身倒仆門局半在門內半在門外驚喊四鄰起視疑日間裁縫來過必與女有姦約也趕其姑回告之其母

曰吾之所防者惟吾姪昨吾出門而姪來吾子
夜遭打死情有可疑卽控之於官官驗棍傷致
死屬實卽提其媳婦與姪到案訊之不得真情
畧加其刑二人卽認有姦而於通姦情形究有
未確連訊十餘堂案多疑竇將近一月幕友曰
此案必須通報再延處分不少官曰我亦作此
想矣當晚友敘詳稿尙未成就坐而假寐俄若
倦起忽見一男一女站立於前似有哀泣之狀

一驚而醒醒則尙有恍惚之形也友意搖動曰
若以姦辨必有冤抑若再延挨東人難免處分
躊躇未決心緒不寧呼童煮酒銷愁正在舉杯
時東人出來八友房同飲友曰夜深人靜何猶
未寐也東人曰適在睡眼朦朧之間見一男一
女淚眼跪求吾想此案有冤難定主見是以出
來友曰吾夢亦如是也故借酒銷愁東人曰明
日吾當傳娼婆探其紅而辨女之處不處則案

之冤不冤定矣先生請緩敘詳稿次日驗果處
女男女哀哭官亦汙下謂幕友曰吾寧去此官
而不辦此冤案以陷無辜也予爲我作稿稟請
另委賢員訊辦府接其稟晚謁城隍曰其屬有
一疑案請查之城隍曰吾已知之矣此案乃賊
毆死非由姦也四路查訪半月獲犯破案矣府
卽修書飭縣訪查縣乃着親信家僕帶役改裝
四路察訪自亦下鄉訪之其一少年家僅能說

土音行至某村進小庵歇足坐於佛前蒲團上
聞間壁房內有人言語起而細聽其人說此案
縣已詳出可安心矣若未詳某等當避開爲妙
家僮卽出庵密招所帶差役獲以帶回其案卽
破而定又有某縣殺卑幼圖賴人一案其人與
鄰居有隙思欲報復見媳在水缸汲水以手向
後擡之其媳翻人水缸殞命誣爲鄰居推入身
死以一年輕少子爲証縣以命案爲重見有証

供卽以鄰居擬抵招解到府訊之極口門冤府
提全案人証質訊少年一口供是眼見鄰居致
死是子年未成人不便加刑以刑嚇之不畏喚
進入署以食騙之亦不吐實情太守又請於城
隍次晚赴廟訊之城隍令將大堂之鐘暗以煤
塗黑其裏訊之半堂命統案人証將手懸入鐘
內昨晚神已吩咐能將殺人名字寫在掌上不
許將手按鐘裏而死者之翁懼神寫字手掀鐘

裏逾時過來伸手而視衆皆白而死者之翁獨
黑太守曰是爾殺媳圖賴人也案卽誣服自後
各州縣疑案不少賴城陽以決者十餘起太守
大得聲名一夕城隍過■太守面帶愁容太守
問之曰訴之是洩天機秘之是寡朋情太守再
三問之城隍曰令堂命在劫內想是前生之過
太守跪而求救城隍曰吾已躊躇多日並無他
法須多購美食錦衣孝敬令堂使之用盡命中

之祿得早遊仙也太守遵言日獻盛饌逾月而
母死矣城隍曰今免劫矣逾月雷雨交作至五
更雷將城隍神像擊開吁爲友母之劫而設法
以移之乃移其劫於己之身是神也何待友則
靈而自處則昧也蓋是非曲直之間難差毫釐
矣

陰陽地

浙鄞文淵前明大學士也在居府城其祖某翁

壯年時下距城八十里之小溪山會友次早還家有山民私與船戶約趁船而來到門時街燈已起矣山民欲寄宿于船船戶不允癡立岸上翁憐其山僻孤民詢無親友在城止之宿食以飯山民黎明而起正城民熟睡之候也欲謝主而走候之已久主人不出自思昨晚宿而食心已不安茲晨不可再在此過早也遂出門進飯肆食之再來作謝誰知轉回忘其門戶又未通

姓名無人可問往來上下二四次不得其門而入翁起告僕曰山民卽與之飯路遠可使早歸僕登樓而望不見山民告主人曰已去矣翁上樓視睡處枕旁有一有包啟而視之白鏹百兩納糧單一紙曰此必小溪地保承催錢糧進縣完納也今遺在此苦人焉能賠之當賣舟送去以解其結其僕曰不知若人姓名送歸何處主人曰糧單內載有都圖到此卽知地保之名也

又思悞糧達公必受官責卽進縣照單爲之代
納得有糧照卽上船飛駛而去更後上岸詢之
村中問得其名及其住處逕至其門但聞號咷
不輟叩門而問之其妻曰吾夫土城完糧忘銀
于止宿之家因貧而充役不能賠此重銀畏禍
懸梁幸已救生翁曰汝夫昨夜宿在寒舍吾爲
此特來送還爾地保聞之出而叩謝翁出糧照
曰路途遙遠代完以省往返地保益感其情命

妻子全出叩謝因通姓名殺雞爲黍而食之自此山民進城必到翁家時饋山鄉土儀數年山民歇役亦不來翁家矣後翁年邁擇地爲身後計延堪輿串夷載路度其陰陽尋至小溪某山師稱佳城翁見山下有種植者往之指山而問曰誰氏之業可與售否若人曰長者乃某處之某翁乎翁曰子何以知之曰吾卽遺銀在府之地保也翁曰爾之老何如此之速也山民曰賴

翁之恩值役三年頗堪自依農業不進城已近
二十年矣雖少過尊府而戀念之忱未嘗稍息
今何幸而又得瞻慈顏也請至茅舍暫爲小憩
旣愛是地亦易商量翁見門景不同日子已富
有平曰可無慮饑饉矣告妻子曰救命之翁復
到吾家卽治飯翁曰爾爲我籌地已感深情豈
可作擾山民日食此飯卽有此地不食與無翁
然之食畢山民曰是山乃我新置之產檢券揖

而送之以報昔時之恩翁曰吾乃有錢之家豈肯葬無錢之地以博人笑翁看契價銀十六兩卽照數與之曰我家離此過遙將來造葬統煩襄成得意而回後鳩工購料悉籍山民就近經理所省甚巨至嘉靖時文淵顯達實出此地而來也

野史氏曰無心爲善乃是真善觀若翁之待山民可知之矣當其遺銀也不遣送以還之不書

字以招之必欲親至其家又必待爲完糧是真
樂于爲善也其初何嘗望報迨後偶然會合不
過圖一安土又何嘗以和羹期許誰知天鑒其
善之真而報以大顯則後之視翁者體念前事
全其性命解其危結一善足底萬善也卽此可
爲爲富不仁者戒亦可教人以改惡從善焉

嫌貧害壻

謝芳津蘇州常熟庠生也具玲瓏之筆操決斷

之才凡有冤抑難伸倒懸莫解者投而求之一
詞入庭卽能脫茲羅網其或心起訛詐卽事生
情出人意表甚至蜃樓海市平地風波能使假
者認而爲真曲者變而爲直四鄉士民咸推尊
而畏懼之名曰老大官府幕友亦慕其名然救
人多而害人少以故官不加法邑中有徐姓者
富如石崇惡並元載家有慧女已許字壻家亦
是華胃殷門迨後漸替彫零竟成華門圭竇女

已長大迎娶鮮資徐心鬱結曰吾之愛女驕養已久今嫁黔婁竊恐清苦難熬也我在不至時受飢餓我死將何以堪意圖退婚壻家未必肯依此言一出倘被告發官見我富必遭訛詐且吾平日素有聲名行此無顏之事將何以復立人世乎于是交結亡命之徒計議毒害絕壻性命即可全女大事也布計已定一日傍晚遣人邀壻至家商酌迎娶其壻以爲岳之美意欣然

而來見卽逼其速日迎娶壻曰家無擔石結褵
非易當竭力籌備以副嘉命望賜寬期正說之
間時已三更忽有數人扛出衣箱金銀服物將
壻抱住用煤塗成李逵之臉劈破大門喊醒鄰
居投鳴地保細送到官誣爲黑夜搶劫官問之
其壻供出實情忘命之徒羣皆挺身硬質以致
官無主意暫行收禁徐懼此計不成反遭大禍
挽人行賄其人曰天下從無賄而辦盜之事賄

之更起官疑矣徐乃賄通臧獲幕友竟欲以莫須有三字煉成冤獄其女與漁婦最相契合進探之見女形容顛顛鬱鬱不樂問之女曰吾與某旣訂諸老之盟未舒伉儷之情今以此而身罹大辟不救是背夫也救之是叛父也奈何言未已而淚如雨下漁婦曰救之爲是此間有一謝秀才主見最高相離不遠一宵可到與之商之彼必能救夫以全父也今晚乘無人知覺我

將漁船放至後門送往謝莊何如其女然之夜
深人靜女潛出候漁舟適至登卽飛駛至黎明
漁婦扶女上岸同叩謝門人而訴之謝曰以女
控父是叛逆也吾不能挽此大案矣女跪于地
痛哭求救謝巡簷繞屋數回而定呼女起曰寫
一詞與女投之子官可兩全也卽轉至縣投之
官閱詞拍案曰爾父竟如此之橫逆也乎女曰
愛女過切耳官曰爾乃護夫背父也女曰妾倚

未離父母恩養也官默然復閱至詞尾有不告
害夫告則害父不可告不得不告四語曰此詞
乃情真理確也卽傳其父等訊之得實將徐唾
罵薄責罰銀三千兩賞之于壻當堂完姻黨惡
等各枷杖完案其斷語云禮重婚姻律嚴謀害
女雖過愛難違海誓山盟壻或極貧奚厭簞瓢
陋巷茲某嫌壻貧窶而設陷阱惡過綠林幸女
識夫仁義而首窮奇貞如霜柏一詞剖案四語

動情得辨公治之羊始認昭奚之虎罰銀充賞
壻家可免飢寒完聚于歸女心亦得安逸若按
情而定斷應科誣死未決之條幸代首以從寬
聊治得相容隱之罪徐某薄責三十板聽糾棍
徒各與重杖枷示此判女與壻團聚歸家卽邀
漁婦過飲送銀五十兩以報一夜舟行之恩其
夫至謝莊饋銀百兩以報一詞救命之德蘇郡
喧傳一時有水調歌頭一闕云燕燕差池羽鵲

鵲比翼飛鸞書相訂一許終身難改移忽焉聞
門掛席公子袍散雲翻雨覆悔佳期退婚猶愛
臉圖命又誰知獻惡計毒心起王法虛塗面裁
賍命自除幸生貞女識義恰好漁婦勸起一席
情風到謝居辨此莫須有罰銀完聚歸又有孺
子歌曰嫁女兮須擇壻莫擇其家富難久恃才
堪誇成六禮兮難改適安命爲佳胡爲乎嫌其
貧兮欲拆珈縱然愛女情深何妨以女作子分

資與其奢設計害命自生禍孽萌芽父心毒女
貞嘉正氣能破吮人邪幸遇好官全夫全父剖
斷情明理不差罰銀三千兩當堂拜燭成其嘉
徐老吁嗟滿城喧譁多情桃李夕陽斜

海鰐魚

渤海有魚厥名曰鰐鰐之大不知其幾千丈也
逆而來水擊數十里怒而去潮吸數十丈雖孟
賁之勇戴宗之捷不能抵一尾之搖況欲擒而

剗其肉以作螭膏之燭乎然巧莫如人猶有不
知其海之濶魚之大能使其力之疲死之速者
粵東平海乃出洋之口鰵有時至予曰浩浩淼
淼淵淵穆穆者海也其來也無形其去也無踪
者鰵也從何以窺客日子不知夫沿濱海若靈
于內地神祇乎當春夏之交漁民蜎集於廟焚
香禱祝擲筊而知其來又必筊卜可捕以爲神
之許也則捕之於是集漁艇數百一艇選識水

性熟水境習鏢法者數人駕以快槳備以鐵鏢鏢有眼穿以繩而繫之於艇船必陳柳木槓以待鯨來蓋天生一物必有一制鯨之所忌者柳也又使善觀海色者數人登山而望見海面百餘里外憑空突起高阜白浪輕浮干上墨雲鋪映干下水勢滔滔潮聲隱隱知是鯨來爆竹爲號舟人賈勇而待數刻間揚鬚鼓鬣波湧如出譬猶千軍萬馬飛騰而至口噴水沫光天化日

之下倒灑大雨非特艇中人衣髮盡濕卽岸上人亦濕透衣襟矣但聞羣擊柳梆聲滿於海鯨遂勢蹲而尾垂下艇人齊心盡力搖槳飛水以迎之鯨近艇鐵鏢齊放鯨負痛疾捲而去魚艇漁子具隨鯨勢捲匿波中舟皆不見須臾一舟昂首而起各舟亦漸次起矣一漁人拭臉而出各漁人亦次第出沒矣登舟各收鏢繩得鏢而嗅其氣腥則已中鯨可得也蓋鯨皮損則鹹水

人之必死歇息間又見鰐來亦復如是法
之三近三放而鰐已死矣漁人復以數十鐵鉤
挽扎鰐身易以數十大舟千人負纜繫帶近岸
但見蠟黏爲數十里大山以塞海口不知鰐之
身乃千萬蠟黏之也民取其蠟而見鰐之形口
寬十丈頷下有髯宛如平條牛尾外有微皮而
內有軟骨漁人以丈餘杉木撐開其口腥臊之
氣難聞深黑如洞攜大燈燃燭懸於喙雲梯置

于喉卽由喉門進而割取脂膏百餘人以蒜塞
鼻盡入其腹割割不輟月餘乃盡一鰵可得膏
油十餘萬觔先躋公堂而後瓜分之其肉任人
剗取作羹脊骨可爲曰問之漁人曰鰵旣受鏢
傷寧不畏而復來乎漁人曰以此制魚他魚受
驚而去不復來惟鰵魚可能以此捕之蓋鰵爲
海患已獲罪於天矣天遣之使來以剗其身故
雖受傷而猶來是亦數之不可逃也或曰事近

於誕難令人人而信之可不必載不知凡出平
海而來者咸曰捕之時必請如海而觀子之交
情形脗合非亡而爲有之海談也書之亦見天
地之大無所不有可以開坐井觀天者之胸眼
也

徐兄李弟

昔有異姓二人約爲兄弟一姓徐有子業爲經
紀一姓李無子勤於讀書道雖不同心甚契合

遂訂金蘭之交竟誓死生之盟卽以姓爲名一
稱徐兄一稱李弟朝夕往還無分彼此內外亦
無間言一日徐謂李曰聞吳中絲價甚平意欲
往販而獲利稍爲潤家吾將托妻子於弟李諾
之去未幾時妻子相繼病沒年餘徐歸李見衣
裳垢敝形容憔悴面目黧黑李問之泣曰吾至
洞庭湖中遇風覆舟同行諸人盡飽鼃鼃之腹
吾得漁人相救沿門托鉢而歸此時枕畔無妻

膝下無兒形單影隻將何所托李曰暫居弟舍
逆來之境當以順受之自嫂與姪去世兄家之
物一一檢存弟處若肯變買猶可收拾餘燼倍
城借一徐如其言變湊百餘金販藥赴荆襄兩
月而返曰我命不由實命不猶耳前次至洞庭
而遇風此次至瀟湘而遇盜正在驚惶陡起大
風觸石船裂貨遭沉溺人漂于岸倩人撈物雖
獲其半已大虧其本命也如斯予亦不作出門

想矣遂館于李舍徐好飲博李曰兄雖一身而無家累飲博豈可終身當圖良業以爲生計忽對李曰周友約我合夥開肆但無米之炊巧婦不能弟盍爲我圖之李卽將田數畝典金與之徐得銀欣然而出數日不歸問之人方知徐將此銀償博進完酒債遁入遠方矣從此李日漸貧窶無以自給仰屋興嗟莫可如何潛詣屋後山下土地廟思欲白盡道有客過敬神焚香燃

燭李躲匿神旁坐叩假寐恍惚間見神下座笑
而言曰深山荒僻乃惡獸出人之鄉速上我樓
自有好處醒見廟中無樓忽悟曰神言未必無
因雖無樓我姑上屋遂從牆旁古樹攀援而上
加矯揉升木焉方升屋忽見林下颯颯有聲滾
滾而人有一虎跪於神前曰多日不食餓餓難
忍求神賜之神曰翌日午刻村西有一缺耳猪
在田芟草爾之食也然爾命當餓難以食也虎

拜謝而去又有一陣陰風神曰老魅何來卽有婦人聲對曰弟子居東村山後荆棘滿巖巖有隘洞僅可容身村近何姓有一子年十六歲聰明皎秀綽約如婦人女子常近之服食起居亦頗適意惟此處依山成村近無井泉村人遠涉他岡汲而供飲苦亦極矣村中一嶺上有峭壁壁有小洞確是泉脉爲片石所阻畧施斧斤泉流涓涓不惟養人亦可灌田無人知之耳神曰

爾道將成不合魅人須當謹頓狐遂出次日李
至某處果有東村遂對村人曰近聞此村有妖
吾有善術可與降魔然吾渴思飲乞賜茶以潤
口村人曰此處汲水往返十餘里李曰吾亦有
術使山有水無須遠汲李如狐言至石壁之洞
運斤擊開其石果源泉混混而出又至山後洞
中多積柴草燃火燠之有黑狐突出奔逸村人
子疾遂移合村作謝合得銀三千兩車馬十餘

輒隨又至西村見荒寂無人惟街尾有古井見
一婦人左耳缺半挈瓶出汲李急牽婦衣婦驚
欲逃李就抱擲於室中村人譁然攀棍交集李
素習少林學隨抵隨喊曰我乃救此婦也幸勿
亂毆衆皆住手李卽以昨夜神言告之旋聞虎
聲繞村三巡而行婦在家中聞其號聲彷彿似
壯猪音遺穢滿地逾時復還爲人聲適婦夫歸
家衆告其事大婦拜謝飲酒而去次年李入都

應試中選出爲縣令方到任赴鄉查勘邊隘忽見道旁一人拱立於前視之乃徐也遂下車邀至署中歷訴前後之事款飲數月贈以銀令其回里徐辭後思弟之言驗神之靈亦至山下廟中所夢將至五更並未有夢遂自援樹而登廟頂忽驚腥風陣陣而來聞神曰妖狐斑子何處相約而來耶狐對曰弟子前次拜謁而去次日卽有人至村將泉脉透出汲飲甚便第遭火厄

幾爲燠斃虎曰公命食缺耳徭爲人救去幾爲所擒茲山中有生人氣神不之應狐與虎共尋之虎則四處瞭尋狐則上樹而視見徐仰臥廟頂推墮石階虎大吼嚼而食之後徐托夢於李曰予生前作孽不踐盟言已爲惡獸所傷哭泣而去李驚而寤至退歸林下設饌招魂以奠之此事予童時聞諸人言雖近於誕然誠僞之分善惡之報昭昭不爽亦可爲嗜友騙友者戒焉

麻瘋

兩廣多麻瘋以其地多卑濕天氣過暖之故也
然染此症貽害無窮人襲其氣卽發之發之而
生子孫均是麻瘋故官于城外偏僻處設一院
以收之禁其入城惟女瘋可賣而男瘋不能嘗
聞有絕色女子鈞引少年子弟一宿之下其瘋
卽過是女之瘋卽脫少年再覓不再見是女矣
男卽眉落醫之無益此祇可賣與外江之客不

黑旋風

有朋自遠方來見予志怪坐而言曰予在山西
時聞有選授沁州牧者辭京門而至太原將之
任次于徐溝宿於同戈驛解月明如晝花陰之
下隱約似有人影倏有倏無突至室中几下有
冷風起牧以爲室少居人貓竄鼠逃初不爲異
雞鳴曉發甫出門見有黑旋風一團在馬前捲
土而行日日如是至入沁州境十字路口牧之

數萬萬其夫濃睡心思此必夫身之蟲聞雞氣
而出聚食此雞急取布掩而包裹至院用火燒
之不逾月而夫眉復生肉色如舊痲瘋卽退此
亦若家之有德而能使不治之症自治之蓋有
鬼使神差存乎其間焉夫濕熱生風風生火風
火生蟲理固然也醫之者祇知祛其風收其濕
而不知殺其蟲故百無一愈今以雞而引蟲具
出亦一善醫之法也余故載之

病延巫師視之揚言厲鬼作祟必須禳解用木盆盛水令李三頂於頭閉目跪於門外告之曰壽病甚暴盆水不漏則病可治如盆漏水則舉家難避禍矣遂將壽用藍布蒙首以鐵秤錘擊死巫師將木盆拍水淋身曰冤仇甚深難以相救且犯重喪宜速瘞之李三乃癡而無慧之人聽其言必依而行也計議已定告於叔從之未慮及王有甥舅之情而控挾其隱也牧得其情

車馬由東南而行黑風則由西北旋而去矣牧
異之及接篆任事是夜見堂外有一幼童年約
十餘歲面目畢露次早拜客卽有王姓攔輿以
甥在叔家生死不明來告者牧恍然曰是也前
之所見黑旋風卽此案之冤氣也遂帶吏役到
某村將李宅前後圍搜不見蹤跡正在查訪間
黑風又旋轉於地牧曰爾有冤領我去黑風卽
先旋行至一土阜而沒時天雨雪牧令倩工起

土尺餘見一屍身頭已傷肉未腐驗明回署方詰其實初王姓有姊適李生子壽五歲而父母俱亡叔名李三如癡如欲壽則依食於叔其舅王安設館課蒙於鄉帶壽課讀以甥舅之誼不議束脩年終解館而歸歲歲皆然新正壽過拜年王將開館日期告壽命其仍來課讀至日壽不來王疑壽之另從他師也往問之李三曰壽有病俟其愈乃來月餘又不至館王以壽爲獨

子刻刻關心又往問之言語支吾王疑之入室
尋壽不見跟追其故指東話西盡是疑竇於是
訟之於官爰知嬸之母王氏與巫師有姦並淫
其嬸立春之日壽從內室過聞男女談笑聲從
花眼女牆窺之嬸與巫師裸體交歡嬸見牆外
有人探望攬衣而覷乃壽也自思穢行已露倘
或壽吐其風將何以復立人世乃與巫師計滅
其口密白於母母笑曰是不難夜間詐言壽暴

能種于土人也故諺有少不入廣之語然亦有
能自脫者余在廣西時聞蘇廣文說伊藤縣有
一富翁痲瘋頓起不知從何染來恐害移子女
另于一園造屋居之其妻子早晚送殮已五六
年矣適子娶媳客滿酬繁竟忘送食其妻忽憶
夫飢將雞一碗命僮送去而僮卽放牀邊椅上
又以客凡忘送其飯其妻又憶無飯進而視之
見椅上白糠堆積如毬此何物也細視之乃蟲

將王氏縊首巫師杖斃重鞭其婦次日亦死咎
李三完案夫人受色迷膽之至大者也因姦殺
人計之至密者也不有王而誰與訴冤不有風
而何從破案隱惡天彰洵不謬矣

郭佳

一鎗獲一虎兩豪猪者郭佳也佳本楚人隨父
貿易遂家餘姚貧無立錫戈獵爲生一日攜鎗
入山深處見叢薄間有兩豪猪思欲擊之蛇行

蜀伏至偏石下將施火具忽有水滴頭上腥臊
難聞舉頭仰視見石上蹲一斑虎只露下頰蓋
虎欲食豪猪涎垂下流也佳驚悸自思若被虎
見命已了矣是欲得豪猪以啗我口反送身命
以飽虎腹也今虎不殺我我當殺虎遂取鎗照
準虎項引火開鎗擊之適中其頰聞大吼一聲
虎即聳躍從佳頭上過去直前搏鬣豪猪相持
良久力盡俱斃佳奔告家人昇至縣堂前某爲

邑令重賞之留其虎而還以豪猪諭曰爾等之
來獻者專以虎爲民患也今民患已除我心則
懌出銀賞之以酬爾等之力吾收此虎以誌郭
佳之勇二豪猪當與民等烹而食之共領野鮮
之味可也

殺兩姦婦

僧與尼同無髮也服式亦同日可辨而晚則難
辨也浙江黃巖縣有作客于外聞家妻與人姦

好收業旋里以伺其隙居之半年不見所聞之
姦夫來家而女亦安靜端正毫無佻達之氣半
信半疑思欲試之一日又欲遠商配物整裝辭
別親友而行行之時妻猶墮淚甫出門姦夫卽
來飲酒開心留與歡宿至三更其夫回在房外
靜聽正在雲雨交媾之時急敲門其妻問是何
人不答妻起而開門姦夫恐有人來捉姦隨婦
同起站在門旁候開門而卽在門後躲之其夫

持刀直入卽捉妻殺之開門趨進房中而姦夫
卽開門跑走夫在房尋之不見聽開門聲卽趨
追已不及矣因思殺姦殺雙今殺其一必有罪
焉將何以解卽出大路俟一來往人拉進室中
殺之以作姦夫可掩其罪守至五更見對河佛
廟有一僧提燈而出過橋逕由其門而來卽拉
進室殺之俟曙報官驗殮面近地居民聞殺姦
羣集觀之見和尚兩乳突起一人曰從未見男

有如許之大乳啓其胸而視之如婦乳一樣人
皆疑之摸其禰乃一尼姑也衆皆駭然曰焉有
殺姦而殺兩女乎夫聞之心急欲逃鄰居不依
無奈自投于案而白之差獲姦夫及廟中和尙
到案究出是廟和尚與尼姦好已久是晚過廟
宣淫至五更放出路過其門致殺之官得其實
照律治罪完結夫尼乃無人管顧之婦誰殺其
姦卽有好事者聞而追之或捉住其姦起意訛

之不知竟假手於人而殺之真異事也此本佛地而汚其清淨之區神怒已極故遣之來而斬其頭也不然胡爲如此之巧也吾願世之閱此者當傳知僧與尼使之凜然守戒焉

醫者

醫之道精矣微矣奚可淺試乎哉必其平日有絕大學問採諸名醫之書研求摩練得其旨與庶不至殺人如麻焉浙鄞有徐姓者住居罍脰

湖濱不農不儒始依父兄以閒遊繼有妻子而
號苦思欲養家爰記醫方懸脾療疾計得蠅頭
之利人知底裏誰肯寄之以命冬衣敝絮裹以
棉袍夏衣草衫蔽以葛衫日逐遊獵尋病而醫
人見其濯濯也以僕隸下人視之進而坐談踞
身不起必俟一飯而後歸一日有隔里許之姓
朱者偶觸傷寒八日而死徐聞之貿貿然來入
其門其屍已移房出堂矣徐按其胸曰心口尙

熱可醫也朱之家屬以天氣炎暑急治棺成衣立圖殯且知其不精于醫也無人聽之徐自取楮筆書白虎湯一方令其弟姪速檢藥石其弟姪曰子非華陀能挽人於已危乎子非純陽能起死以復生乎子饑難度不如與我幫忙同食三朝不必以拙技嘗試也徐曰氣雖絕胸尙熱死馬還須當活馬醫之子與我錢百枚我往市中沽藥能生乃汝家之福不能生筭我假用此

錢也其弟姪厭其纏繞與之徐自煎自熬以藥湯灌死者之口竟順受而下須臾死者手微動而口有氣徐曰生矣滿堂哀哭之聲畢止於是復昇至房調治數日而愈咸以爲此神醫也不可貌相謝銀十兩由是名聲大振延者有人徐欣欣得意曰白虎一湯能起死回生況病而未死之人乎凡遇病者就之醫卽開白虎湯與之不及兩月醫死者十餘人被入拷打數次醫道

仍然不行而朱復活二十餘年是蓋朱之命不應死也天遣徐以醫之救一人而殺十餘人亦由天遣而殺之從知生死存亡皆歸於命有病者可不必醫矣醫之者但能醫不死之病而不能醫不生之命矣

失火酬神

吳地煙火相連民居稠密瓦屋鱗鱗俱以木成非若廣東之有牆無柱也一至冬寒風裂天旱

物枯所慮者惟火耳不燒則已燒必百家或于家故遭回祿後凡幸免之家必歛銀演戲名曰謝火安神昔有金匱延祥鄉歸家壩頭毗鄰而居者百有餘家一時失火焚烈其半彼受驚而未遭火害者均議各出分金演戲酬神衆皆樂從內有一老嫗不允曰吾以僅可容膝之居所值無幾火能燒我蛙房其能燒我老陰之物乎吾不出銀又有一強橫小年曰吾素不信神靈

爾等畏火吾不畏火矣亦不出銀各鄰不能強以相從聽之而已越月天寒老嫗挑燈紡棉以缶爐養火蒸於裙下煖氣薰薰體暢神怡手不釋棉而紡忽火燄燒裙至褲遽立亂跳火得風而燄起裙褲竟燒下身盡受火傷號疼呼苦月餘乃愈而少年一夕聞某處起火圖搶財物直前赴場已獲微賍猶不足懲復又進搶火勢燎原一捲而盡少年不得出避入後園直墜於牆

而斃移屍殮埋而人印在牆儼同生形雖洗刮
殆盡而猶不能絕其跡是蓋以少年一身之脂
膏逼透磚內後聞時時作祟今建房居此者不
能安閒于暮夜焉夫守正不阿者爲神非欲盡
人而敬之也彼人信神之靈自必肅然起敬彼
不信者不敬則已何復以褻語慢之無怪加之
以禍今卽如其褻語而報應之神欲使人知天
報之奇凜乎不敢再犯焉世之言出招尤者當

知奮然自改卽無心談笑亦當慎而出話可也

薛之桐

臨安人薛之桐世居陋巷貿易起家售一舊宅
後有園林綠葉扶疎清陰蔽覆夏月納涼頗得
佳趣中有古桐一本一夕薛見桐下有古衣古
貌虬鬚雪髻者倚桐而立歌曰嶧陽靈產淵淵
深深造物無言至音無聲相依爲命五柳先生
閱人成世閱世成今辱在泥塗那得知音歌罷

而沒凌晨薛卽在人歌之處掘土尺餘獲古琴
一張洗滌塵滓冰紋滿面懸之壁上亦不知爲
何代物也一日有應試舉子八門避雨薛見其
貌文物邀之登堂而坐其人見而驚歎曰此無
弦琴也數百年靖節先生手跡猶存請以十金
易去薛以爲破琴而得此重價也後聞舉子遇
識者竟得十倍其價第不知落于何氏之手也

貞節婦

河北貞節婦者李宦家僕鄭姓之女也年十一
二時已知自重主家召令服役似怒而歸且堅
執不往父母雖撻之流血而終不從主人憐其
志之高而聽之十四五時許字於同伴劉姓之
子未迎娶而劉子已匪蕩矣因樗博負人索償
而逃不知夫之所往惟勤女工事父母年二旬
有五同邑某宦由部郎出授山右刺史在治演
劇內有一小丑言語是河北音呼而問之始知

卽劉姓子也訓以母老家貧責以流蕩忘反賞給路資着役押送還鄉詎行至沁河失足落水而死女聞之慟哭不止父母勸之曰汝尙未至劉門何必如此悲傷且此乃蕩子無成正恐悞汝終身豈愁無郎君勝劉十倍者女聞之落淚不言夜乘父母睡潛至劉家叩門而入跪於姑前撫膝大哭女向袖中取白布笄求姑簪於已髮復立身整衣向姑行子婦禮又拜其宗親及

亡夫之靈姑媳同哭至曉其父母尋覓亦至罵女曰夜靜更深私奔到此女曰兒已受劉聘卽劉門女也從一而已豈可復有二心吾欲守節而來非私奔也其母扯之返女滾地而哭尤甚比鄰聞之接踵而至有說應在此守節者亦有說應從父母之命者亦有說守節固爲美事其如家貧何正在紛紛議論而主人李宦亦至矣問知其由女叩頭乞請作主李宦曰爾等隨我

到宅細講何如女口重服在身不願進宅李肅
然曰汝果若此不但劉鄭兩家有光連我李宅
亦與有榮焉問其姑口有姪孫可爲汝媳承繼
乎劉曰老奴三口逃荒至此夫亡子喪一無族
親李宦曰我去歲北來買一小厮年八歲賜汝
媳爲子我日濟米薪以成貞節之志衆皆謝自
後人人以貞節二字呼之貞節孝以事姑勤以
持家貴胄富眷亦多慕其貞節而餽遺之家頗

安適數年姑及父母相繼而沒貞節哀慟葬祭
盡禮惜繼子日比匪類以遊蕩爲生涯屢訓不
改始猶朝出暮入繼則數日一歸後竟不知去
向挽尋無踪貞節自傷命之不良兩目哭成昏
花是時李宦已沒安人迎之入宅待以上賓之
禮內外大小皆敬禮之至四十九歲沐浴謝主
瞑目而逝臨終時滿室馨香殮時易其下衣猶
然處子安人婦女環繞而泣卜葬於王屋山前

遠近聞訃而來唁送者不計其數惜與例不符未得旌表次年夏太雨連朝山水漲發工屋山前之墓多受汙壞獨貞節墓後急水壅沙積成土崗高圍數丈而貞節之墓正居其中雖加意工築未必有如此之堅固完好觀之者咸頌天之保護完人也於是尙義君子爲之立碑表節植木成林募捐祭田擇一劉姓子使耕種而奉祀春秋并述其貞節行狀呈於大尹續載邑誌

至今貞節之名猶稱頌不朽人曰已表於邑誌矣何必復載之余曰天下貞節之婦不少而吾特表之者表其幼知賤役長識婦道及其老也能使貴者尊之是女未必讀書而竟貫通於聖賢之道可與姜嫄太任並駕而馳驅矣

鬼截路

北直某縣有賀姓者居邑之南關世事肆業有一舖在住宅之側夥友二人一年老者一年少

者又一舖在十里鎮中逢月抄老友必往鎮盤
舖盈絀一次一日老友病少者請行賀曰我久
未過此將親往焉天將晚以木棍作杖恃其路
近而行次口午刻有人自鎮來城者談及賀某
並未到彼舉家驚惶約人尋覓見所攜之棍撇
在古墳灘下趨赴而視至一石椁見賀屈身臥
於其內眼耳鼻口皆塞沙土不省人事撫其賀
尚溫鼻歸洗其沙而救治之半晌方醒問之曰

昨夜行至墳邊見燐火迢迢似塞其路中一鬼
頭眉目畢真以棍擊之分而爲二逾時復合愈
擊愈多無可往逃被衆鬼扯倒土塞口鼻忽聞
一巨鬼遙呼曰急拖至我前必親手斃之方消
我多年之恨衆鬼齊應曰諾霎時將我扶去如
風吹之狀巨鬼確視之曰錯矣如何此次偏是
他親來倒須小心防護卽寂然無聲我亦不知
身在何處祇覺心跳氣喘耳聞者無不驚異少

者返鋪謂老友曰幸老兄未往備述賀之所言
老友大驚忽墮牀下氣遂絕究不知其巨患有
何冤仇也

賊截路

山右陽城裴某在濟州久開行業兩歲一回欲
省路費單騎獨行衣褶被囊縛于騾背自持手
中明白毫無忌憚歸心如箭晝夜兼行一日五
鼓自沙市起程不數里突出一賊舉棍從旁打

來裴順手接棍急跳下騾卽伸一腿而賊已俯
跌矣裴罵之曰棍有棍法發必揆情爾全然不
懂敢倣此買賣耶爾起吾當教之夫騎牲口而
來者他身在高處從旁打去非但無力而且他
順手奪棍更覺便捷莫若迎面打去彼見棍來
必用手架格卽用棍頭照準胸膛盡力點去他
在騾上急難閃躲必仰面跌下矣此法何如說
罷棄棍騎騾而去賊刻從沙岡背後趕至裴前

卽遵所教之法而行之裴果翻身墜地隨解蹀
背衣裕負于背上曰卽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
連聲稱謝而逸裴已受傷不能與聞惟有目送
之而已等候天明始有行人往來見裴臥地問
其故告以顛末人無有不笑者央扶至店調養
數日始能動轉如常或有勸其興訟裴曰我教
之而卽能行之是自取之也且傳道得吾徒吾
有幸矣裴後時向親友談及此事不但無怒罵

之言而止頗覺得意呼世之爲賊者多矣一遇
強子卽時畏服不敢動手而受其劫者雖破其
敵亦痛恨切齒不肯復道以致敗之由教以取
勝之法今裴竟一一指示事已奇矣彼賊心靈
神慧卽如其教而於教者之身試之果中其訣
寧不慮有一法必有一解乎胆亦大矣然裴之
技亦淺矣祇知一法而不知法中之法又復以
道有傳人而欣欣得意可爲愚之極也余不取

客之明于棍而取賤之受教甚速也

兩姓祠

義烏仔兩姓祠者王與鄔也溯其姓從何來也
王本寒微父母龍鍾妻賢子弱聽雞鳴而起磨
豈腐爲生不苟爲好行善稍有盈餘分濟窮鄰
一日肩售腐回途遇募金僧人盛揚佛法無邊
極稱施捨有功聽言起慈將售獲銀捐助八錢
歸併計數僅剩三錢乃深愁不敷本則業止業

止則家危若以情告父母必責一時結不可解
將剩銀塞于門隙自縊而死訴于閻羅王曰慈
起倉卒命送須臾懷念雙親賴誰養活乞救之
閻王命掌案吏檢冊查之曰王某數世清貧並
無惡跡念其孝可嘉令還陽誰知魂回家而屍
已爛矣閻王又命掌案吏查無惡端而甫經身
死者借其屍而與之還魂吏查卽姓迄可小康
庸庸守分其子甫死卽令小鬼引王至卽身而

入其魂其家大小咸哭之哀見屍動而生停哭大喜詎屍起而出舉家攔之復生曰吾非爾家之子也皆以爲傷寒轉經發狂嚴管之王見不能脫身臥而假寐俟其踈管而奔歸原家呼父母喚妻子曰吾生還矣其家咤而驅之遂跪而請曰吾實子之子也訴以自縊之由告以還魂之故如不信吾有銀三錢塞于某門隙處可取之以爲徵其父母命其妻過門隙視之果有銀

一小包數亦符然貌非已子正在半信半疑之間而鄔之尋子者俱至強欲其回堅執不從王家信借屍還魂之情而羣與鄔爭鄔曰魂雖爾子身實我生焉可歸于汝家爭執再四鄔乃控之于官訊之斷爲兩家之子令半月在王半月在鄔王氏所生之子從其王姓鄔氏所生之子從其鄔姓夫然違斷完案後王之家賴鄔家潛濟得安兩家以續以似繁衍成族合建祖祠名

日兩姓祠至今春臘秋嘗各賽其富余得之方
人傳說而誌之恐王郎之譜尙有曲折焉